

麋鹿：一百年的包袱還是未來的祝福？

余創豪 chonghoyu@gmail.com



中國古語有云：「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。」這官民有別的情況亦發生在美國，在這裡所有國家公園都禁止遊客餵食物予野生動物，理由十分簡單：如果野生動物長期依賴人類遞送食物，自己將會喪失覓食能力。可是，在懷俄明州大提頓（Grand Tetons）國家公園附近卻有一個由政府管理的麋鹿保護區，在寒冬季節為麋鹿提供庇護場所和食物。

據估計，在人類的城鎮建立之前，大提頓區麋鹿群的數量超過二萬五千。在十九世紀美國人開始在傑克遜鎮聚居，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，傑克遜鎮切斷了麋鹿的遷徙路線，家畜與麋鹿爭奪草糧，為了吃飼養牲畜的乾草，麋鹿經常襲擊牧場，這些環境的變化和一連串嚴酷的冬天導致數千隻麋鹿餓死。為了挽救這瀕臨絕種的動物，1912年美國國會成立了冬季麋鹿保護區。

筆者來到麋鹿保護區時感到十分興奮，因為我可以近距離拍攝這些「野生動物」，但是，想深一層，其實這些所謂「野生動物」是變相的家畜，由於營養充足，故此牠們顯得十分健康，但這完全是人為的結果，這些在大自然拍攝的照片好像有點不自然。由1912年到今天已經過了一百零七年，這個區域的麋鹿已經變成了世世代代倚賴人類，我恐怕在可見的將來，這情況會持續下去。

根據基督教的創造關懷神學（Theology of creation care），人類有責任照顧自然，上帝是世界的創造者，我們並不擁有地球，我們只是管家。感到欣慰的是，在20世紀初美國人已經意識到不應該無限制地發展而破壞大自然，除了保護野生動物之外，美國政府還將黃石和大提頓區域劃為國家公園。

不過，一些極端的進化主義者卻不以為然，他們認為「物競天擇，適者生存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，在過去幾百萬年的歷史裏面，已經有無數生物絕種，很多在人類出現之前已絕跡，例如恐龍，當某些生物無法適應環境而被淘汰的時候，任何人為的做法只會妨礙進步，只會增加失敗者苟延殘存的痛苦。若果將這套理念應用在社會和經濟的話，那麼福利制度和補貼失敗企業是極之不智的做法。

然而，如果人類真的遵照極端達爾文主義的思維，任由不適應環境轉變的生物毀滅，那麼到頭來人類便會承受惡果。其實，人類和其他生物都是神的創造，是一個命運共同體。

舉例說，二型糖尿病是一種普遍的慢性疾病，在美國每十個20歲或以上的成年人中，就有一個以上患有糖尿病；在老年人中間，這個數字超過四分之一。但誰會想到，有效地治療這種頑疾的秘方是在某種幾乎絕種的生物身上找到的，在澳大利亞和塔斯馬尼亞（Tasmania），有一種叫做長嘴獸鴨的獨特哺乳動物，由於其皮毛十分珍貴，故此長嘴獸鴨曾被捕殺至瀕臨滅絕。為了救亡，1974年澳大利亞政府通過了國家公園和野生動物法案，從而保護這一物種。

雄性的長嘴獸鴨在受到威脅時會釋放毒藥來保護自己，這種毒液帶有許多分子，最近科學家發現其中一種稱為GLP-1的分子，可以為二型糖尿病帶來新的治療方法，GLP-1可以調節胰島素的釋放，而胰島素是一種調節血糖的激素。人類也可以生產GLP-1，但它會迅速降解，相反，長嘴獸鴨的GLP-1更穩定。

大提頓區的麋鹿看來對人類沒有多大用處，永無止境地為牠們提供食物和庇護所，彷彿是一個沉重的負擔，然而，說不定將來隨著科學的發展，科學家會發現麋鹿對人類有其他功用。

誰能決定什麼人、什麼生物值得或是不值得生存呢？大提頓的麋鹿是百年的包袱，還是未來的祝福呢？



2019.2.19

http://www.creative-wisdom.com/education/essays/Chinese_articles.html